

作家王蒙做客湖南卫视《零点锋云》，与80后作家张悦然展开对话。一老一少，30后对80后，一代老作家与青春年少对话，交锋文学。老少文人面对面，心平气和地阐述各自的观点，这比各自抄着笔头交锋于白纸上来得更加直接，对王蒙先生这种姿态鄙人甚感欣喜与钦佩。如今一些老作家对年轻后生看不惯，在他们眼里，年轻后生除了体力勇猛，思想活跃，会玩文字游戏外，难以企及文学的深度，还漂浮在表层。在许多文学年轻后生眼里，老作家思想定型，有些顽固，有些偏执，只会写他那个时代的作品。对此，老少作家就形成了对峙的局面，无形中竖立了一道心灵防火墙，互掘代沟。

文学界缺乏沟通，缺乏交流，每年就那么几个会，而且事先统一声调，主席台下的并无多少发言权。再则就是作品交流会，不用我赘述，举办过，参加过作品交流会的文人都知道，先扬后抑的模式一成不变，扬的成分占九成，抑成蜻蜓点水，象征性。各自心中的山头都以为很高，其实各自又未丈量过自己的海拔，未找准参照物。如此场景，何以开出鲜丽的红花绿草？东西南北中，文人彼此不屑一顾，面和心不合者，比比皆是，司空见惯。有文人的地方，便有争论，便有争吵，便有攻击，便有辱骂，便有人身攻击，其手段之毒辣，可谓无所不取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敢。

●商都钟鼓

不能把作家装进一个桶里

娄义华

王蒙与80后作家张悦然交流，谈到80后作品的整体印象是“没有昨天”，任何国家的年轻人都能写出来，就是“躲避历史”、“回避历史”，无历史感，与时代脱节。未将文学作品放在一个时代背景下来合理想象，或将历史中发生的真实故事，搬上文学舞台，或是半真半假的揉捏。就是所谓主流经常唠叨的：文以载道。

文章经世致用，是中国文人行文的基本准则，所谓“有益于世教可与天地同悠久者”。宋人叶适曰：“为文不关世教，虽工何益？”文章以明义理，切世用为主。所以“世教”“世用”是一条准绳，任何人都不得随意逾越。古今文章自称儒者，自然更须恪守规则，不能违背。从唐宋八大家传世诗文词句中，可以体会文人士大夫对文以载道的隆重心态。

苏轼曾说：“言必中当世之过。”两千多年来，士大夫行文的着眼都是为了政治、社会以及伦理的目的。“文以

载道、文以明道”之说，是中国封建社会作诗行文最典型的，也是最永恒的命题。同样，强调诗文的社教功能，也正是文人墨客所共同提倡并遵循的准则。

王蒙先生对80后作者的作品感觉“没有昨天”，有些苛刻和不切实际，“没有昨天”，很正常。作为80后的长兄，70后的我，都不敢斗胆弄有历史感的作品，何况80后的小弟弟们？指望仅有二十几年生命阅历的80后写出了具有“昨天”的作品肯定不现实，他们能写上世纪70年代的事情吗？能写出“英雄主义”作品吗？王先生肯定反驳，可以采访啊。那只能写其躯体，真正来自骨髓的感受和切身之痛是难以创作出来的。上海有个小女孩，在未婚之前却去写夫妻生活，结果让过来人笑掉大牙。不管你有多高的想象力，写出的东西难以用生活实践来检验，结果那女孩的作品脱离实际，让人难以接受。而生活不像玄幻小说，漫无边际，越离奇古怪，越出味。具有“载道”功能的作品需要时间、空间、生活阅历等要素。

80后的文学作者写文学作品有自己的独特性，视野性。在没有“昨天”的现实下，他们写青春文学，书写自己的青春经历未尝不可。外国的同龄人也能写，有相似之处，也有区别与特色之处。他们可以写玄幻小说，发挥他们的想象力，天马行空，驰骋千里，难道就没有市场吗？他们写爱情故事，回味自己青涩的初恋，难道就没有读者喜欢？他们可以写儿童文学，回味自己的天真无邪的童年，带给小朋友们欢乐与文学熏陶，有何不可？诸如此类，没有载道功能的作品在民间依然大受欢迎，有自己忠实的读者。

王蒙一味强调文以载道为主流，那么新时代呈现出来的商业文学、金融文学、科技文学等新兴内容的文学都进垃圾箱吗？诸如以上所述的青春文学、玄幻小说、爱情文学类别，我们一定放进“昨天”的桶子里吗？我看未必，每一种文学满足的是部分读者的需要，愉悦身心，熏陶修养，增长知识，没有必要要求每一种文学都要肩负着“载道”的功能。在信息时代应该是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各种文学种类根据市场的需求来检验。至于具有“昨天”的作品，在具有这样的过程以后，自然会产生，王蒙等老前辈不必为此忧虑与担心。

王蒙先生！请不要把作家放入同一个桶里！

●郑地风物

老郑州鸿兴源“三糕”

王瑞明

鸿兴源是郑州早年久负盛名的糕点老商号，总店最早坐落在西大街街口，后迁到大同路，曾在乔家门、德化街设有分号。上世纪80年代旧城改造时，鸿兴源几搬几迁，现在已不复存在，但许多老郑州人对它经营的京式糕点很感兴趣，吃过鸿兴源的重阳花糕、芙蓉糕和鸡蛋糕的人，至今还对它有很深的印象。

重阳花糕每逢重阳节，人们出游登高，吃重阳糕与饮菊花酒、插茱萸并置，以畅秋意。《东京梦华录》有“名以粉面蒸糕遗送”的记载，重阳花糕就逐渐成为节令糕点。后经鸿兴源师傅结合本地顾客需要，反复研究改进，制成客人喜欢的重阳花糕。它以面粉、白糖、植物油制成花糕坯，再包上特制的枣泥、豆沙馅，缀上翠绿的青梅，配上核桃仁、桂花、葡萄干、山楂糕等，使其色泽红绿分明，绵软酥松，具有浓郁的果香味。

芙蓉糕以“芙蓉”命名的糕点，原本为宫廷御用食品，后演变

为皇帝贵族婚嫁丧娶的必备礼品，流传民间。因其造型美观，红白有序，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而得“芙蓉糕”之美称。鸿兴源糕点师傅选用水面筋、精粉、蜂蜜、香油，精工制作而成，成品光亮平整，色泽鲜艳金黄，颗粒膨胀饱满，断面呈丝络网状，软香绵甜，营养丰富，是老幼适宜的佳品。

鸡蛋糕 鸿兴源糕点师傅制作的鸡蛋糕与众不同，他们选用新鲜鸡蛋、白糖、香油、饴糖和精粉，打蛋时将蛋黄、蛋白分开，将蛋白打成泡沫，再将蛋黄倒入泡沫内调匀，接着将白糖、饴糖倒入搅拌，使白糖溶化，直至体积增大、呈乳白色时放入精粉，搅拌均匀呈糊状；然后将蛋糕模子底部刷少许香油，把搅拌均匀的糊状料注入模子里，经过四五分钟烘烤取出，蛋糕表面刷上一层香油，即为成品。做出的蛋糕浑圆匀称，金黄油亮，不仅外观诱人，吃时满口鸡蛋的清香，油润而不膩口，深受中老年人的欢迎，走亲访友时作为礼品馈赠。



汉子 梁平波

残疾人奥运会，是国际奥委会专门为残疾人举办的世界大型综合性运动会，每4年一届，于夏季奥运会后举办。比赛时，残疾性质和残疾程度不同的运动员参加不同类别和级别的角逐。

残疾人体育运动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，欧洲战场上致残的士兵，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康复活动，这便是现代残疾人体育运动发展的雏形。

1948年，英国斯托克·曼德维尔国立脊髓损伤中心举办了残疾人体育比赛，当时只有16名坐在轮椅上的伤残士兵参加，该运动会每年举行一次，规模逐

●绿城杂俎

残疾人奥运会的由来

夏吟

渐扩大到其他国家，1952年便成为国际性体育活动。1960年意大利首次举办世界残疾人运动会，来自欧美23个国家的400多名运动员聚集罗马，参加比赛。

1976年，国际残疾人组织决定，斯托克·曼德维尔运动会与世界残疾人运动会合并，并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办了第一届国际伤残奥运会，来自40个国家的10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比赛。1983年5月，国际奥委会决定，从1984年夏季奥运会起，首次设立残疾人比赛项目。1988年起，冬季和夏季奥运会的残疾人比赛项目被列为该项目的永久性项目。申办奥运会的城市，必须同时申办残奥会。奥运会后一个月内，在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奥运场地举行残疾人奥运会。

残疾人奥运会的设立，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对世界人权和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。



中流砥柱

陈亚伟 摄影

不久前，我骑单车去菜市场买菜，回来的时候因为要用一只手拿着菜，于是使用了一只手掌握车把，快到小区门口的时候，迎面走来一对母子，小男孩有五岁六岁的样子，看到我这样的骑车方式，就对妈妈说：“妈妈你看，这个哥哥用一只手就能骑自行车。”妈妈笑着说：“那是哥哥技术好，等你长大了自然就会了。”从小男孩那充满羡慕的久久不肯移去的眼神中，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童年。

记得童年时总是站在家门口，看着那些哥哥姐姐骑着单车兜圈子，心里就无限地向往，那时真的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之间就长大，起码能够让胳膊腿长点，好够得到脚踏板，但终究只是羡慕的份。不只骑单车如此，哥哥姐姐好像可以骑着心爱的车子去

●随笔

感悟时间

马钦阁

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，我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，傻傻地猜想他们会去什么地方；他们可以去远方的学校念书，我却被告知要听妈妈的话，不许乱跑；他们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谈天说地，而我还乳臭未干……

我敢打赌，当时我肯定不止一次地梦到过我长大后帅气地骑单车的样子。然而今天，我“梦想”成真了，自己成了骑单车的大哥哥，却发现方向虽然握在自己手中，可我却不得不三思而后行。因为承担这个

选择的人可能不止我一个人；我可以去远方念书了，但并不是我想去哪所学校便可以去，得用实力说话；我还可以结婚生子，可我不敢不考虑柴米油盐。此刻，我是多么想重新回到妈妈的怀抱里，享受那无忧无虑的生活。

但，这可能吗？

环顾四周我突然发现，那看不见摸不着被人们称作医治创伤良药——时间，它哪里是什么良药，分明是一头贪婪凶险的猛兽。是它一口吞掉我的

童年岁月，又夺去了我的少年时光，现在又悄无声息地吞噬着我的青春年华……可怕的是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。我庆幸在我还意识清醒时识破了这猛兽的阴谋；庆幸我还在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年龄，便有了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的忧虑。

古语有云：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。”以此来形容时光如白驹过隙，弹指间韶华灰飞烟灭、物是人非；今人道：浪费别人的时间是在谋财害命，虚度自己的光阴等于慢性自杀。面对“时间”，我应该问自己：你是想谋财害命，还是要慢性自杀呢？



空即是色 陆康

马未都

梅辰 著



写小说一举成名
梅辰：您的第一部小说《今夜月儿圆》让您一举成名了？

马未都：《今夜月儿圆》是我动笔写小说的第三个小说，前两个没发，不过后来修改也都发了。那时发表小说跟现在有些不一样，特难。三十年前，“文革”刚结束，1977年全国没有人发表过小说，全国也没有地方接收这些稿件。最早引起全国关注的一篇小说是卢新华写的《伤痕》，发表在1978年5月11日的《文汇报》上；另一篇是王亚平写的《神圣的使命》，发表在1978年第9期的《人民文学》上。

当时最有名的小说都是发表在报纸上的，因为报纸的影响大，杂志的发行量相对小。

梅辰：《人民文学》挺有影响的，刘心武先生的《班主任》就是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的。

马未都：《人民文学》发表后又经报纸转载的。我写的《今夜月儿圆》是发表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的。《中国青年报》当时的发行量是今天所有办报人望尘莫及的——近五百万份。

梅辰：简直就是天量！

马未都：而且它一共就只有四个版面，那时的报纸都是这样，就四版，我的小说就占了一个整版。那时我们车间一百多号人就那么一张报纸，你看完了我，人歇报不歇，传阅量非常大。如果以五百万的发行量来计算的话，那么这份报纸真正的阅读量应该在五千万人次以上。五千万的阅读量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？中央电视台的《非常6+1》这样高收视率的节目，在收视最顶峰的时候也就是一千万人，你不能想象我当时发了这篇小说后，走到哪儿人家一听说我是这篇小说的作者，没有不知道的。特火！

梅辰：嗯，那是相当的火！

马未都：那时不兴粉丝什么。

文章发表后没多久《中国青年报》就开了座谈会，当时被邀请的人就我和顾城两个。顾城你知道吗？（梅：诗人，已经过世了）当时出版社的总编也出席了，“呦，出版社总编辑出席”，把我们吓得够呛！

链接：顾城，中国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。1993年10月在新西兰寓所辞世。

梅辰：从此就走上了文学之路？

马未都：对。我8月20日发表的小说，两个月后，七十多天，11月3日就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报到了。

当时团中央的三驾马车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下属的《青年文学》，当时叫《小说季刊》正在招编辑，经人推荐，他们就把我给叫去了，给了我一份稿子让我回来修改。

梅辰：考考您的水平。

马未都：我不知道是考我，我当时不懂，而且人家改稿一般都是尽可能地少改，我是大刀阔斧地就改完了。几天后把稿子给杂志社送去，没多久就通知我去上班了。那时候从工厂调到出版社是不可想象的事。

梅辰：您当时用的笔名叫瘦马，怎么想起用这样一个笔名？

马未都：没别的意思，我姓马，年轻的时候又很瘦，一百二十斤，就是因瘦而名。后来我有一次翻书，意外地发现瘦马这个名非常好，就不再用了。

过去有一句话“扬州养瘦马”，指的是在晚明时期，秦淮河畔有养妓女抽象气。就是把一个七八岁、十来岁看着特别有潜力的女孩子带回家来养着，教她琴棋书画，那时的妓女都讲究要会写会画，等养到十七八岁时就把她卖掉，这就叫养瘦马。我一看，呦！怎么是这个意思？得了，我别用了吧，后来就不叫了。

梅辰：您的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？

马未都：没什么特别含义。未，代表乙未年，我是阴历乙未年（阳历1955年）生人；都，代表首都，因为我生在北京，所以叫未都，简单地说就是这个意思。（梅：复杂地说呢？）我爹跟我说当时正在建设新中国，我的名字中还有一个政治含义就是“未来首都的建设者”。我弟弟叫马卫平，取保卫和平之意。我们家孩子的名字中间都是wei字，但音同字不同。

梅辰：您是否保留了第一封读者来信？

马未都：没有。那时候每天都有许多读者来信，一个礼拜大概就能拉一卡车，我没保留这些东西。我自己过去的好多东西都没保留，包括我的手稿都没保留，什么都不留！我曾经想找一篇我过去发表过的文章都没找着。

梅辰：您是否只喜欢收藏别人的东西，不收藏自己的东西？

马未都：我觉得那样特自恋。（完）

中信出版社出版

连载